

霽  
山  
集  
附拾遺  
一





集 山 霽

遺 拾 附

(一)

撰 熙 景 林

#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 林霽山集五卷

宋林景熙撰。景熙一作景曦，字德陽，温州平陽人。咸淳七年，太學釋褐，官禮部架閣，轉從政郎。宋亡，不仕。會札木揚喇勒智，原作楊通真，加今改正。發宋諸陵，以遺骨建鎮南塔。景熙以計易真骨葬之。其忠義感動

百世。然諸書或以其事歸唐珣。今考此集，載夢中作四詩，與諸書所載珣作同。珣他詩不概見，而此四詩詞格實與景熙他詩相類。且雙匣親傳，竺國經句，與景熙葬高孝兩陵之說合。與珣同葬諸陵之說不合。考集中有和唐玉潛一詩，玉潛卽珣之字。則二人本屬舊友，或當時景熙與珣共謀此舉，其事祕密，傳聞異詞，遂譌以爲珣作也。所著有白石稟十卷，皆其雜文。又有白石樵唱六卷，皆諸體詩。元統甲戌，崑山章祖程爲其詩集箋註，傳本僅存。其文集遂就散佚。此本乃明天順癸未，其鄉人監察御史呂洪所編，以章祖程所註詩集併爲三卷，增以元音所錄讀文山集詩一篇。又摺撫遺文，得記十四篇，傳一篇，說一篇，文一篇，序十三篇，墓誌六篇，銘一篇，釐爲二卷。嘉靖戊子，遼藩光澤王得江陵毛秀校本重刊，附以秀辨證一篇。於白石樵唱題卷一卷二卷三，白石稟題卷四卷五，書名各別，而卷數相屬，驟閱之，似白石稟佚其前三卷者，殊不了了。國朝康熙癸酉，歙縣汪士鋐等重刊。

霽山集 提要

乃總題曰林霽山集較有體例今用以繕錄焉

# 霽山先生文集序

予平陽素稱文獻之邦。騷人墨客。義士忠臣。無代無之。宋淳祐壬寅。挺生林先生。諱景熙。字德陽。號霽山。居州治後白石巷。別墅在城西趙奧馬鞍山之麓。予今所卜築。卽其故址也。咸淳辛未。先生上舍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適元勝宋。遂不復仕。恆與同舍生邑人鄭樸翁輩。私相嗟悼。以不能死國難報君恩爲愧。丙子元兵破杭。有楊總統。盡發越上宋諸陵墓。棄其遺骸於草莽中。人莫敢收。先生在越。痛憤不已。乃與樸翁佯爲采藥。偕行陵上。以草囊拾之。盛以二函。託言佛經。埋瘞越山。植多青樹以志之。而哭之以詩。旣而返於故鄉。隱居別墅。研窮經史。摘繪文章。教授學徒。其忠義之懷。每形諸言辭間。道德之士。聞其風者。罔不敬仰。識與不識。咸稱霽山先生。時爲會稽王監簿。延致與尋歲晏之盟。於是往來吳越。殆廿餘年。戊申歲。歸自武林。感疾。迨庚戌冬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所著文十卷。曰白石稿。詩六卷。曰白石樵唱。一皆本於忠義之所發越。傳誦江湖。膾炙人口。歷歲滋久。頗多散亡。乃者致政大尹葉公衡。出示先生白石樵唱。始末具全。予又於元音中。得先生讀文山集一詩。仍檢閱家藏舊書。僅得先生白石稿中。記序賦銘而下。凡若干篇。其他製作。迄無尋究。予懼歲月愈久。散亡愈多。輒敢僭踰。正其亥豕。釐爲五卷。總爲一帙。題曰霽山先生文集。將餼諸梓。以廣其傳。俾人人得以誦習詳玩。庶幾先生忠肝義膽。耿

耿不磨也。竊嘗思之。予不幸而生於先生百年之後。弗克覩其容儀。親炙其教誨。猶幸而嗣居先生藏脩之地。得以仰其高節。覽其遺文。此於逸槩。予不得不爲先生輯也。若其詩句之高古。文辭之典麗。自有諸先正之首引。暨夫知言者之評論。有不待予贅辭。姑序其出處作述大略云。時大明天順七年。癸未春三月。下泮穀旦。賜進士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後學呂洪書。

# 霽山先生集卷首

## 白石樵唱首引

### 序白石樵唱

霽山林德暘。前釋褐進士也。壯年英華果銳之氣。無所於託。如水發洪源。木梗石捍。而借詩以鳴之。有一編。屬朋友胡汲古。轉致石峽山中。請予評。予惟詩所以道情性。蓋直洩其中之蘊。而無待乎外者。然而騷人文士之得意處。每曰神助。殆思與景遇。而草木禽魚。皆吾情性所寄。以發。唐張燕公守岳陽。而詩益淒惋。得江山助也。德暘自鴈蕩游會稽。禹窆荒寒。雲愁木愴。凭高西望。而錢塘潮汐之吞吐。吳山煙霏之舒卷。紛感互發。凡以寫吾鬱陶者何限。故其詩淒惋。而悠以博。微以章。宛然六義之遺音。非湖海嘯吟風月而已。於詩家門戶。當放一頭。因書卷端以歸。蛟峯居士方逢辰君錫序。

### 題白石樵唱

先生諱景熙。字德暘。姓林氏。溫之平陽人也。宋咸淳辛未。太學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時異事殊。遂不復仕。乃棲隱故山。以詩書自娛。既而會稽王監簿移書屈致。與尋歲晏之盟。於是先生往來吳越間。殆二十餘年。戊申歲。歸自武林。感疾。迨庚戌冬。終於家。時年六十有九。先生少工舉業。

有場屋聲。時文旣廢。倡爲古文。發爲騷章。往往尤臻其奧。晚年所著雜文十卷外。有詩六卷。題曰白石樵唱。行於世。愚嘗熟玩其詩。大抵皆託物比興。而所以明出處。繫人倫。感世變。而懷舊俗者至矣。卷首數篇。尤爲親切。其他題詠酬唱。雖有不同。然而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讀者倘以是求之。則庶乎不失其本領。而有以知其詩之不苟作也。至於造語之妙。用字之精。法度之整而嚴。格力之清而健。又未易以名言。今輒爲之註釋云。崑陽後學。章祖程和父題。

註白石樵唱

詩自三百篇楚詞以降。作者不知幾人。求其關國家之盛衰。係風教之得失。而有合乎六義之旨者。殆寥乎其鮮聞也。惟陶淵明以義熙爲心。杜子美以天寶興感。爲得詩人忠愛遺意。霽山先生之詩。蓋祖陶而宗杜者也。熟味之可見矣。抑嘗思之。詩固出於人之情性。然非發之以句法之清英。諧之以音節之和暢。融之以氣味之悠遠。則亦枯淡淺促。而不能以入妙。寧保其不使人玩之易厭。索之而易竭也哉。善乎先生之爲詩也。本義理以爲元氣。假景物以爲形質。濯冰雪以爲精神。翦煙雲以爲態度。朱弦疏越而有遺音。太羹玄酒而有遺味。其真詩家之雄傑歟。予嘗伏讀而竊愛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於是童課之暇。不揆僭踰。爰輯舊聞。爲下註腳。間有見其意之所指。義之所在。亦輒爲之發揮。而不敢隱焉。第冒無積學。家無儲書。其間援據。尙有未盡明者。始冀講問以備其全。一日。子安儀中二友生請曰。

夫註草堂詩者數百家。註雪堂詩者亦不下百餘家。迄今猶不能無遺憾。而況以一人之見乎。盍缺之以俟後賢。予嘉其言。因出此稟。俾錄以示初學。固未敢傳諸作者。惟博雅君子。訂其舛訛。補其疏略。使霽翁之詩。久而不墜。則於風雅。亦未必無少助云。元統甲戌暢月。後學章祖程謹書。

書白石樵唱註

吾鄉霽山林先生。前朝遺老。履和蹈貞。晚年英氣。詘折爲詩。其立言命意。欲厲風節。蓋彷彿草堂翁忠愛之餘思也。今宜竹章君和父。獨喜其詩。爲之箋註。誠以其所作。有關世教民彝。非特尙其融液句度之清妍。亦非自示其掇擥故實之贍詳而已。昔李善輯註文選。援據賅博。而無其義。子邕能補其缺。章君所註。辭義兼得。而其學識之正。尤有可觀者。曩年君嘗與予翰札。辨論河洛圖書。往復數四。予固已知其學有根柢。別後久客湖海。齒載侵尋。彊與少年。爭一資半級。於端簪澤笏中。每用自愧。念欲東歸。與君行輩。追逐雲泉。襄羊文字之樂。何可得也。重念鄉山寥泬。文物睽孤。章君乃獨能慨慕前修之流風。發揮遺稟之芳韻。必使光塵遠暢。有永以傳。等而上之。復將有大著述。以迪後雋。余又當拭目云。至元元年。歲在乙亥。十月一日。鄭僖書於赤霞城。

# 霽山先生集卷第一

白石樵唱

南山有孤樹

韓退之集有南山有高樹篇。案先生所居州治後白石巷中南對峴巖巖之上有一老松常有烏集其上故先生因之發興成詩以寓其出處之意。

南山有孤樹寒鳥夜遶之

此詩援曹孟德月明星稀四句以爲一篇主意。

驚秋啼眇眇

杜詩城烏啼眇眇

風撓無寧枝

韓文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又仲文表驚颺拂野林無靜柯

託身未得所振羽將逝茲高飛犯霜露卑飛觸茅茨

此言託身未得其所固當他適然高飛則犯霜露卑飛則觸茅茨無適而可也以喻世變之時大而犯難小而困辱進退之間皆有

所不免也乾坤豈不容顧影空自疑

又言天地之大非不我容但我自顧其影巖然無倚自不能不懷疑耳陳后山詩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

徘徊向殘月欲墮已復支

言欲隕絕

於地自復支持也詳此則先生之心事亦可悲矣林先生詩大率意在言外讀者當因其語而求其心可也

商婦吟

此篇以商婦自比而寓其思君之意

良人滄海上孤帆渺何之十年音信隔安否不得知長憶相送處缺月隨我歸月缺有圓夜人去無回期  
回期倘終有白首寧怨遲寒蛩苦相弔青燈鑒孤幃妾身不出幃妾夢萬里馳

猶言神去形留之意

故衣 此篇明思親之意

篋中出故衣，絡緯聲四壁。昔年慈母綫，一一手所歷。此詩大率因孟郊慈母手中綫詩意而發明之。眷眷游子心，惻惻虛堂夕。逝水不

返流，孤雲杳無迹。唐狄仁傑望雲思親事。空令攬衣人，一綫淚一滴。衣弊奈有時，母恩無窮期。終憐寸草心，何以報春

暉。朝寒縱砭骨，念此不忍披。且復返所藏，永寄霜露思。此篇雖明思親之意，然而思君之義亦不外是。

秦吉了

鄱氏聞見錄：瀘南有畜秦吉了者，能作人語。夷酋欲以錢十萬緡買之，其人告以貧，欲賣之。秦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不食而死。

爾禽畜於人，性巧作人語。家貧售千金，寧死不離主。桓桓李將軍，甘作單于鬼。

前漢李陵伐匈奴，單于圍之，陵軍無救，遂降。後與蘇武書曰：生

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

孫供奉

幕府燕園錄：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止有弄猴人，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之緋袍，號孫供奉。朱溫篡位，取此猴殿下記居。猴望殿陛，見溫徑趨其所，奮擊，溫令左右殺之。

緋衣受天恩，日瞻唐殿駕。朱三爾何爲，

五代史朱溫篡位，其兄全昱謂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

欲使兩膝下，皤皤長樂老。閱代如傳舍，五代馮道

嘗著長樂老敍自述累朝榮達之狀蓋寬饒曰富貴無常則易人如此傳舍所聞人多矣今按詩意以爲二物特禽獸耳尙知服節死義不忍事非其主而李馮二公以堂堂將相一則偷生異域一則濫祿累朝是誠何心哉

古松

此題本詠歲寒松  
柏今改云古松

獨占寬閒地不知搖落天山林猶古色風雪自窮年

此四句見識  
寒不易之操

龜伏靈根壽

嵩山記嵩山上有大松樹  
其精化爲青牛爲伏龜

禽巢絕

頂仙

六帖千歲之  
鶴巢于松柏

棟梁非所屑幾見海成田

言此松不爲世用故能若是之  
壽而閱歷世變也皆比興之辭

崑巖

平陽志崑山在州治西南雄於衆山爲州城之表巨巖冠其顛  
俗名古巖山有孔穴空洞可容數十人世稱崑陽蓋指此山

神斧何年鑿南山片石盤

神斧卽  
雷斧也

玉藏仙筍古

靈笈七籤臨江軍玉筍山本名翠玉峯因漢武帝設壇  
祠帝感天降玉筍改今名崑山亦名翠玉故借用之

翠落縣門寒老

木天邊瘦歸雲雨外殘市塵吹不到朝夕靜相看

鄭宗仁會宿山中

宗仁樸翁也號初心平陽焦下  
人太學釋褐出身仕至國子正

挑燈懷舊夢

此言舊與宗仁  
同在太學也

移席近春泉共話忽深夜相看非少年斗垂天末樹莽出雨餘田

莽鬼  
火也

亦有茅

簷下飯牛人未眠

桐角

荆楚間山家每季春。識桐皮。卷而吹之。謂之桐角。

田家無律呂。聲寄始華桐。

月令。季春之月。桐始花。

碧卷春風老。清吹野水空。

二句蓋先得之妙。

客心寒食後。牛背夕陽中。

上下二句互相

發明而桐角之意自在其中。

不惹梅花恨。年年送落紅。

雲門卽事

雲門山。在會稽南三十一里。今名羅照。爲州之偉觀。昔王子猷居此。有五色祥雲。詔建寺號雲門。杜詩所謂若耶溪雲門寺卽此。

最愛林中過客稀。坐分片石澹忘歸。僧閒時與雲來往。鶴老不知城是非。

神仙傳。蘇耽學道得仙。一日有數白鶴降于門。遂升雲漢而去。後有白鶴來止。

郡城樓上人欲彈之。鑰以爪攫樓版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今來歸。吾是仙君。彈我何爲。

蕭灑山光秋入畫。清寒花氣曉侵衣。

梁元帝詩。花氣盡薰衣。

一溪截斷紅塵

影。西有任公舊釣磯。

會稽若耶溪。四有任公釣石。

獨夜

客鬢雙蓬老拾遺。

拾遺官名。

一燈明滅酒醒時。百年回首忽成夢。萬竅有聲皆是詩。

凡天地間物之有聲者。皆天地自然之詩也。人徒知聲之出於人者。

爲詩。而不知聲之出於萬竅者。亦爲詩。此其所以見有未至也。

殘夜月枝烏未穩。故鄉水草鴈多飢。

鴈不食稻粱而食水草。其飢可知。然稻粱有主。食之則有禍。水草無主。食之則無禍。此亦微寓全身遠害。不苟。

食祿之意。秋衣初試新霜冷，欲折黃花寄所思。

舜廟 在會稽東南一百里。

聲斷薰弦萬壑幽，三千年事水空流。衰衣剝落星辰古，野廟淒涼鹿豕秋。孝友風微惟故井，神明胃冷尚荒州。荒州，指越郡而言。九疑回首孤雲遠，老淚斑斑楚竹愁。此篇雖爲舜廟而作，然結語又頗以臣妾自況，而寓其思君之意。

寄葛秋巖

吳地繁華半劫灰。胡人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灰，此乃劫灰之餘。故山秋遠夢頻回，琵琶亭老春風棹。琵琶亭，在江州，蓋樂天聽琵琶之處。桑落洲寒夜雨

杯。桑落洲，在江州。歲月悠悠人幾換，關河渺渺鴈空來。酒酣欲寄登臨眼，黃葉斜陽滿廢臺。

寄林編修 名千之，字能一，平陽人。

大雅凋零尙此翁。大雅字，非謂詩之大雅，蓋以雅者正也。大雅正之道，在人言之耳。醉鄉一笑寄無功。唐王綬字無功，性簡放，大業中舉孝廉，爲六合丞，性嗜酒不任事。衣冠洛社浮

雲散。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弓劍橋山落照空。列仙傳：黃帝自擇亡日，與羣臣辭還，葬橋山，山崩，棺空無屍，唯劍舄在。東魯有書藏古壁，西湖無樹挽

春風巾車莫過青華北

陶淵明辭。或命巾車。青華山。在州西南二十五里。卽錢倉山之別嶺也。

城角吹愁送暮鴻。

答周以農

平陽陸源人。號稼村。

一燈細語煮茶香。雲影霏霏滿石牀。萬里夢魂形獨在。十年詩力鬢俱蒼。山空絡緯悲秋雨。水落蒹葭足

夜霜。未曾漆園觀物意。酒闌猶發次公狂。

漢寬饒字次公。許伯欲酌之。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

謁嚴子陵祠

後漢嚴光字子陵。會稽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卽位。變姓名隱居。帝思其賢。物色訪之。得于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屈。乃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名其地爲嚴陵灘。今嚴州七里灘。有釣臺二所在焉。

客星謫下桐江湄。傲睨煙雨何年歸。空遺清氣滿林壑。草木不受春風肥。我來維舟奠椒醕。薜荔祠荒泣

山鬼。亂峯欲雪江氣嚴。老蜃吹雲日色死。

蜃。大蛤也。能吐氣爲樓臺。

白水真人御絳衣。勳臣四七攀鱗飛。

光武時。佐命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

明帝命圖其形。

冥鴻遐舉不可致。天地浩蕩容漁磯。季年熏貂成黨獄。

漢李膺誅張成。宦官乃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爲黨事。

阿瞞朶鼎

終瑟縮。阿瞞。曹操小字也。此言是時天下賢人君子。殺戮幾盡。而曹操欲謀篡漢。猶畏公議。而不敢安也。

東都節義何爲高。七尺之臺一竿竹。

此言東漢名節。皆由于子陵高蹈之風。有以倡之也。

題陸大參秀夫廣陵牡丹詩卷後

廣陵。揚州也。

南海英魂叫不醒，舊題重展墨香凝。當時京洛花無主，猶有春風寄廣陵。  
詩意謂當時京洛淪沒，雖若無主，而廣陵之地，猶有存者，今則併廣陵而失之。

矣，深有感也。

歸自越，避寇海濱，寒食不得祭掃。

持酒無因灑墓松，禽聲花色慘東風。去年此日身爲客，及到鄉山又客中。

曉意

僧鐘覺曙鳥紛飛，弄林光宿雲漸離石。我起開秋房，南山忽入几。相對各老蒼，我老幾何年。山曾見鴻荒，流泉送日月。危石支興亡，問山山無言。啼猿起前岡。  
凡詩最病語刻意盡，若此詩結聯，可謂混融含蓄，而有餘味者矣。

九日會連雲樓分韻得落字

冉冉海霧深，荒荒山日薄。登高集華裾，縱目天宇廓。落葉悲徂年，寒英照深酌。心醉乃文字，意行非潤壑。緬懷斜川游，  
陶淵明作斜川游詩。此道久寂寞。胡爲吹帽人，白首戀賓幕。  
晉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日隨溫宴龍山，風吹帽落，嘉醉不知。窮途謬行藏，  
阮籍哭窮途。

異代懸美惡。  
此言行藏鑒於當時，則美惡懸於後世，可不戒哉。我愛漉酒巾，西風不能落。  
此篇結語偉甚，非惟落字壓倒，而終篇之意，歸宿於淵明身上，則尤見其確然自守之意，未易與世俗浮沈者道也。

游仙壇

仙壇山在州治東五十步

窈窕懸僧廬。空山斷諸想。上鄰境沲寥。

曠蕩即虛靜也。

下瞰色蒼莽。

郊野之色。不其分明也。

猿鶴無宿期。今古契眞賞。坐中風

雅談。林壑散清響。涼颼灑我髮。白雲隨我杖。醉臥松下石。不知海月上。

飛雲渡

在瑞安州西一里

人煙荒縣少。澹澹隔秋陰。帆影分南北。潮聲變古今。斷峯僧塔遠。初日海門深。小立蘆風起。乘槎動客心。

道中

程入江鄉宿。新炊飯帶砂。亂山愁外笛。孤驛夢中家。野水平菰葉。春風足楝花。

雜錄江南自小寒至初夏五日一番風。凡二十四番風。謂之花

信風。棉花風。最先。揀花風。最後。

西來三兩客。閒說舊京華。

歸白石故廬

四鄰井竈出荒墟。獨鶴歸來認舊廬。一逕蒼苔供瘦策。半簪華髮伴殘書。斜陽巷陌語初燕。新水池塘生細魚。小立春風憐寂寞。忽吹花片入襟裾。

春暮